



繁霜满地

孙福璧

苞谷搅搅

夕夏

晨起推门，满眼是浩浩荡荡的白，静穆穆的，铺陈到视野的尽头。那不是雪，雪是喧腾的，带着纷纷扬扬、从天而降的声势。这是霜，是夜气凝了又凝，炼了又炼，终于在这拂晓前最岑寂的时刻，悄悄吐出的精魂。它来时无声，只是将一切都镀上一层茸茸的、匀净的银箔。屋瓦白了，黑黢黢的瓦楞间，填满了这种清冷的白，像一匹展开的旧素缎，纹理都温柔起来。院里的石板地，也白得发亮，有些滑脚，昨夜还分明是青灰色的，此刻却成了一面幽光沉沉的古镜，倒映着熹微的天色。墙角几畦过冬的菠菜，全蔫蔫地匍匐着，每片叶子上都擎着厚厚的一层白，像是绿玉盘子盛着酥酪一般。

最奇的还是那一片芜杂的草地。夏日里油油的绿意，早已被时光抽干，剩下些枯黄萎顿的草梗，东倒西歪的。霜偏不嫌弃，恰恰给这些落魄的草梗，穿上了最晶莹的铠甲。每一根草的梢头，都挺着一根细长的、毛茸茸的霜针，微微地弯着，像雏鸟最纤细的绒毛。蹲下身细看，那霜原是极细致的冰晶，抱紧了草茎，一层复一层，垒得那样蓬松，那样密。草的颜色，便从这蓬松的、半透明的白里隐隐约约地透出来，是枯槁的黄，却因了这白的包裹，竟透出些暖意，一种安于沉寂的、收敛的暖。一只不知名的黑甲虫，大约贪恋昨夜的温暖，睡迟了，此刻被困在草根处。它那油亮的硬壳上，也薄薄地敷了一层粉似的霜，几条细腿徒然地划

动，却挪动不得分毫。

我的目光，终于给一张网粘住了。是墙角那丛早已开败的忍冬与几根竹竿之间的一张残破的蛛网。那张网，破了几个大洞，本该是飘摇的、无人问津的废墟了。可霜这位最高明的装饰家，却把它变成了琼瑶世界里的银丝悬雕。每一根曾经柔韧的蛛丝，现在都粗了好几圈，成了裹着厚厚霜晶的银线。风是极轻的，几乎感觉不到，可那网子却微微地、缓缓地悠着。就在这悠荡之间，网中央的几根经纬交接处，那些积得最厚的霜，便簌簌地掉下一些粉末似的晶屑，在初生的淡金色阳光里，一闪，便不见了，仿佛一声极轻的叹息，刚出口，就散在了风里。我痴想着那造网的蜘蛛，此刻正瑟缩在哪个避风的角落，做着它潮湿的梦？它可知道，自己那为生计奔忙的、邈邈的工程，一夜之间竟成了天地间最富丽又最脆弱的奇观？

东边的天色，由蟹壳青渐渐转成鱼肚白，又渗出一抹极淡的绯红，像少女羞怯的颊。那光，起初是温和的，试探性的，只照在最高的屋脊的兽吻上。忽然，它跃过了那道线，哗的一下，便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了。这真是最无情又最壮丽的一幕。光线所及之处，那浩浩荡荡的白，便如接到了命令的潮水，开始退却。不是融化成水，而是淡淡地化作了氤氲的、几乎看不见的白气，袅袅地，从地面升腾起来。草尖上的霜针，最先软了腰身，那晶莹的铠甲瞬间失了光彩，变作一颗颗浑圆的水珠，颤巍巍地滚落进泥土

菊花也要回家

汪霞

周末的午后，阳光明亮，空气里却透着清凉。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子里，我忽然惦记起公园里菊花展上的那些菊花：它们是在原处依然开着，还是已被搬走了呢？穿上羽绒服，我出门去寻找它们。

一盆盆菊花果然还在，像是等待着我的到来。它们已开了一个多月。盛放之时，它们颜色浓淡相宜，全然不惧日渐寒冷的天气，只顾着将自己最美的姿态绽放出来。花香自来，我没有捕捉到蝴蝶的身影，却看见被花吸引而来的蜜蜂，亲吻着自己中意的花蕊；我也曾见过美丽的姑娘走近它们，将姹紫嫣红深深印入眼底，仿佛要把这美好都刻在心里……

而今，花儿的颜色已暗淡下去，像极了历经风霜的人。花儿消瘦了，却仿佛沉淀出一种厚重又安稳的底色。一盆盆菊花相依相偎，干枯的黄叶散落其间，更增添了几分寂静，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季节的轮回。

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，说的就是现在的情景吧。不同的是，枝叶仍是绿色的，尚有傲霜的花瓣倔强地留在枝头，虽不惊艳，却也为这灰色的冬天涂抹了一份色彩。

我正在小径间徘徊，忽然注意到不远处一辆车开着车门，有人正将路边的花盆搬上车。这时，一个男孩兴奋地从我身旁跑过，向那辆车奔去。我好奇地跟了几步，走近了，只见车里摆满了一盆盆菊花，残存的花朵轻轻挨在一起，像在相互依偎着低语。虽然花已残，但那几个人依旧细心地

里。蛛网上的银丝悬雕，更是消失得迅疾，阳光一触，那些精雕细琢的霜晶便不见了，只剩下几缕残破的蛛丝，湿漉漉地挂着，恢复它原本卑微的模样，仿佛那场华宴从未发生过。空气里弥漫开一股清冽的、混合着泥土与植物根茎的气味，凉丝丝地钻入肺腑。世界重又变得清晰，甚至有些赤裸裸的。方才那个银装素裹、梦一般的国度，就这样在光的洪流里，干干净净地退场了。

邻家的媳妇推开木门，“吱呀”一声脆响，她端着一盆水，哗地泼在院前的青石板上。巷口传来油条在滚油里膨胀的“滋滋”声，热豆浆甜润的香气，一丝丝地飘过来。新的一天，扎扎实实地开始了。

我立在那里，心里满是怅惘。这繁霜，一夜的苦心经营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它知道自己的结局么？它若知道，又为何要来得这样繁盛、这样铺张？或许，它本就是晓白的序章。没有这一夜极致而徒劳的繁，便衬不出这晨光坦荡的白。存在过，装扮过，将最枯索的变成最丰盈的，将最破败的赋予最奇幻的，这便是它的意义了。它的美，恰恰在于这“晓白”将至未至的刹那，在于这倾尽心力的“繁”与终将消散的“霜”之间，那一触即断的、惊心动魄的平衡。

太阳又升高了些，暖意实实在在地落在肩头。我转身回屋，关门时，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。地上已了无痕迹，只有些未干的深色水渍。可我知道，明天清晨，推开门，那浩浩荡荡的、静穆穆的白，一定还会在。它总是在那最深最沉的夜里，悄悄地来，完成它那场无人喝彩的、华美而短暂的加冕。

端起花盆，拂去覆盖的残叶，扶起歪倒的枝条，再把花盆整齐地排列起来。明天就要降温了，他们要把花搬到哪里去呢？正想着，男孩回过头，问身后跟上来来的妈妈：“妈妈，他们把花搬到哪里去啊？”

妈妈回答，“天冷了，它们该回温暖的家了。回家去，补充好能量，明年才能再开出美丽的花来。”

“它们也有家吗？它们的家在哪里？”男孩好奇地问。

“菊花当然也有家啊，它们的家就在暖棚里，那里还有许多小伙伴呢。”妈妈说。

我被这位妈妈的话打动了。

“妈妈，我们回家吧，回家补充能量去。”男孩牵上妈妈的手，离开了。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心里也暖暖的。

菊花也要回家。这是我当天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。这些凋零的菊花，并未被遗忘在寒冬里，而是被细心地接回了温暖的“家”。这让我明白，生命无论处于何种状态，都值得被温柔以待，值得被尊重与呵护。深冬已至，菊花回家，其实是在酝酿下一次的绽放啊！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:huaxifukan@qq.com

生活服务广告

028-86969860

律师提醒:本刊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,所有信息均为所刊登者自行提供,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。

收费标准:70元/行/天,每行13个字

■成都蓉绿达冷链运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(编码5101140282438)、唐伟豪法人章(编码5101140282439)遗失作废。

■成都兴多商贸有限公司公章(编号:5101245356627)、财务专用章(编号:5101245356628)、法人章詹明琼(编号:5101245356630)遗失作废。

■亦初诚言文化传媒(成都)有限公司遗失公章,编号5101096526171,声明作废

■成都韵辰建设有限公司曾礼波法人章(编号:5101140060425)遗失,声明作废。

■李建(编号:51070419870623335X),证书名称: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。专业:市政工(道路与桥梁),级别:中级工程师,取得时间:2018年4月26日;专业:公路与桥梁工程,级别:中级工程师,取得时间:2019年6月27日。以上两证不慎遗失,声明作废。

■刘梦雯遗失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学生证,证号(学号):3230604027,声明作废。

■四川中泰瑞银数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EK71NLX2正副本、公章编号5101097015520财务章编号5101097015521彭燕法人章编号5101097015522及银行优盾遗失作废

■成都精业全过程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杜国英法人章(编号5101096391574)遗失作废

■剑阁县柳沟预制厂三清分厂营业执照(注册号:510823000006273)正副本遗失作废

■四川云扬四海武文化传有限公司持有陈博法人章编号5101060837498遗失作废

■兹有成都仪平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,财务章(编号5101326050018)、徐凌华私章(编号5101326115644)遗失作废

■兹有成都鑫铎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,财务章(编号:5101326084311)、发票章(编号:5101326084312)遗失作废

四川省公路物资协会定于2026年1月12日下午14时召开会员大会。请将参会人员姓名、电话发至QQ457493487。联系人李先生17311228101

■四川云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,编号:5101076441169,声明作废。

查找尸源

2026年1月6日,在三江新区江南镇高速桥下长江边发现一女尸,年龄50岁左右,身高155cm,花白长发,上身着紫色带帽外套,下身着黑色长裤,脚穿黑色皮靴。知情者速与警方联系,电话0831-3339806

长江航运公安局泸州分局南溪派出所 2026年1月6日